

T 2460/7282j

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Rinwahaku*

DEC 7 1967

史通通釋卷十五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

許卓然修來

朱庭筠稗林參釋

姪

廷炫錦文

外篇

點煩第六。煩或作繁文內並同。小序一正條十四

夫史之煩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

舊有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九字可狀宜

削雖七

叙事篇在六卷疑當作六

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

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

此二字一可知畫地



點煩

外



成圖山川之形勢

一少勢字易悉釋揭出丹黃

昔陶隱居本草

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

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釋援出成式可仿今輒擬

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煩一無上原注

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

細書側注於其右原注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側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別或

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

悟其失自彰知一作我撫實而談非是一作苟誣前哲釋

結明所以鈔明點示之意

**按**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

則以削為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刮世

眼者故是韓柳輩前驅也可惜傳刻失真點去文留譬

眺古者空憑廢蹟而已

聚米為谷後漢馬援傳援字文淵屯田上林苑中帝自

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逕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畫地成圖漢張湯傳湯子安世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

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禹不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點



氏不及二年一有必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右除二十四字

按篇內加除標數舊作小書繫本條大書之下茲緣增有小注及摘辯語因移置次行亞一格大書除上加右字○標數必不免有差誤點失無考惜哉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郭無司城

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

右除二十一字加三字

加一作移

按此條亦見禮弓○點煩本點史筆之煩而首之以家語二條者蓋假前古復疊文法啟示其端隨手涉筆偶及之非有所定主也已下大概皆就史記點之亦是隨筆所至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史無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百姓之

史無此三字

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皆

古本有皆

字史內無皆字

不謳謔

此二字一作之字按一作之字者當是除前獄訟句內不之等七字并入此一句中外



故加皆字以該之則其下丹朱而謳謔舜已上堯紀舜年二

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舜年二十以孝

聞年舊脫三十舜年以下等字堯舉之已上舜紀

右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按文內如百姓之三字及之字皆字等即細書側注之所加也傳寫者溷入之今轉嫌溷而存者遺落不全耳又節內有空格者以意起例別斷文也如謳謔舜之下則堯舜二紀分章處用者云云之下則舜紀中間節句處也凡此類後皆倣是○舜年二十復出之文見舜紀

篇尾劉所點除正在於此古本有之而郭本削之點安所施北平本反從郭本未之思耳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

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帝字照顓頊

之孫也禹之曾大父舊衍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

人臣

右除五十七字加五字除數太多恐有誤

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



史通通釋卷五  
四  
繇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  
點之中復有此重複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按此上四行舊本與除加標數連下今離列之似較  
清畫也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初字照 史補起時年二

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即字照 史補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

所殺史作 戮者也項氏世世史有 為字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右除三十二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按此條皆史記原文不見有加字處蓋其所云細書側

注者已盡失之矣抑恐此條所鈔亦當不止於此若止

此三行亦安得有三十餘字之除革乎况文內殊少煩

復異於他所摘者亦安所庸其除革乎更恐此條原本

全失但存項羽本紀四字後人聊寫篇頭數語以當之

耳

呂后郭誤 作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史有

女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

如意高祖嫌史無此 三字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

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郭脫 意二字類我又史無 戚姬



幸常獨史無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以無

此三代太子吕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

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史作之及留侯策太子

得無廢原注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封孫通張良等傳

劉意蓋謂并可不可不點矣而史既有之姑就其文點之

右除七十五字加十字據文止加八字

**按**此除加一行舊亦與前注并寫今照例離立

**按**文亦多高祖嫌又獨如意以等字欲去煩而煩轉滋

矣故知皆側注所加之文也而點則失之蓋見加不見

除也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史無此十字皆景公

卒糾之此二字公據上易糾之字則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為昭公昭公者此下史有元公之曾父公孫糾糾父

公子郭脫此禘秦史疊禘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

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據節首所加則自昭公者

右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據文止加

**按**諸條間有加字闌入處而無除去原文之文獨此失

元公曾庶孫等九字必是朱黃所點點或稍重侵入字



裏傳寫者遂遺去之實亦應留受點者也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史無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郭脫  
宮字

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郭脫  
守字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  
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  
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  
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謹字照史補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疊三字照史補臣賀等

議曰史無曰字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

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

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

宜奉義遵職愚史作懂音義同慙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

臣湯等郭本此上脫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右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據文加三字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

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

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句意過當有誤故漢元帝詔曰蓋聞

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

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

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

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

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記略其文曰朕惟衆

通鑑卷之五 點煩

外



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  
 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  
 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鈔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  
 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  
 去諸本作云誤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  
 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  
 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嗚噓或作唱歎或作唱噓  
 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  
 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按已上一段是引例語亦係另文舊本混作正條謬甚今刊置之

按御史叙錄霍疏大似近代公移每轉行一番必全叙一番所以然者一以免鈍胥之摘句失當也一以防姦吏之舞文售欺也乃若垂為史法安可不知所裁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黃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



時史無以徵以下十五字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

照史改舊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

名冠諸侯有以也此七字史作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奉祠

二字照史刊正不絕也舊脫也字

郭王本並倒也字

右除十五字加二十字加數亦不合

按此條亦見加不見除之一證。傳贊加字反覺退味

此其手筆落時處攻者顧莫之察要是此書敗端也愚不敢蔽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史作倜音義同儻之畫史有策字而不肯

仕官王譌作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趙照史疊趙字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遂東

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軍字照史補亦作兵魏安

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

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或作急

圍趙者前與齊潘史衍下同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

今齊潘王已益弱方或脫方字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貧邯鄲

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衍王為帝秦必喜罷

兵王衍而字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有仲連適遊字下同

外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能字照史補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是史作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  
 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  
 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且史作為君責而歸之平原  
 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交之於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史有國字之高士也行人臣

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已洩

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

視居此圍城之中者者字照史補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

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一脫為字史又有久字

居此重圍重圍史作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 梁未覩秦稱

帝之害故耳此二字一作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云云 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史作噫亦太一脫太字甚矣先生

之言也先生又烏一作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

史記卷之五

外



誤作

吾將言之云云

依例當有云云字舊脫

今秦萬乘之國也梁

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

史作各

有稱王之名觀其

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

舊多而字

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云云

云云字亦舊脫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

軍秦軍

舊脫秦軍二字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

照史

疊魯連二字諸本脫

辭謝者三

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

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

致舊譌

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

右除二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二百一作三百

屈原賈生

二字舊脫

傳曰

依例當有曰字今補

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云云

二字亦依例補

謫字史作乃以二字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

史有聞行字

長沙卑濕自以為

史無為字

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

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云

賈生為長沙

史有王太

二傳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鵝曰鵬賈

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

一脫長沙疊字

卑濕自恐

恐字史作以為二字

壽不

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云

懷王騎隋馬

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傳

二字脫照史補

無狀哭泣

二字脫照史補

歲餘



亦死時年三十三二舊譌矣

右除七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

一脫氏字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

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

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

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决死生决嫌疑以下六句古

本有俗削多驗云云二字亦詔召召字照問所為治病死生

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

所能治病者者字照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

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譌作與其病之狀皆

何如具一作悉而一作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史

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皇字后八年舊多得見師

臨淄元里公乘陽慶慶諸本慶字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

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

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論字

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

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



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史音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

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史有明歲即驗之有驗

之有驗三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諸本脫即

以為人史有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史有

臣意年盡三年二字脫三十九歲一脫也齊侍御御字脫

史成自言病頭痛頭痛或誤作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原注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此十一

右除二百九十五字

按本節前段先有決嫌疑六句二十二字亦由點重侵

字而遺者古本有之須悟是篇諸所採摘文愈複則點  
煩之意愈顯注家以為此廢卷也竟束史不詳孤負多  
矣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立一譌後詳文義當有仍謂為宋

襄公不去宋襄字非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

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

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

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

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



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  
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按**此一節再就史記統摘之以概其餘亦非點煩正  
條故亦用亞一格之例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史作從功曹

以為王生素

諸本作每照史改

嗜酒亡節度不可使

諸本作從照史改

遂

不聽

聽字史作忍逆二字

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

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郭脫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史有言字

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

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

也云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右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

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

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

史無此六字詳下文有即其詠史句不應此處先提恐是羨文詠聲既清會會字照詞又



藻麗史作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素臨汝郎誦詩即

其詠史之作也尚傾諸本謬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

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史作

作北征賦皆皆字照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舊

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

此或謔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或謔體於虞者疾尼父之

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

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

後諸本行便改移韻徒諸本謔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

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史有溫曰卿宏應聲

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賞其

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郭脫自吏部郎出為東陽

郡乃祖道於冶舊謔亭時賢皆集謝安欲卒迫試之臨別

執其手顧郭謔就左右取諸本作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

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

服史無此六字而歎字時人歎其率或作而能要焉原注

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

右除一百一十四字加十九字



按節首云新晉書注又云事出檀劉蓋是新晉採二書之語入史也但文內兩羨句不類加字細書亦決非彼書如此更思之亦即加字處其下復句乃其所點除也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昺遂

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郭本作子弟非凡在坐者皆瑀之及門也曰吾有

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一作婿即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或作婿焉昺遂奮衣來坐神志湛魏書作肅不然曰向

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昺郭脫其人也

右除二十二字文句不多除數恐不到二十有餘必有誤

按此節文與魏書劉昺傳同

總按點煩一篇點既失傳靡從檢核矣然深心嗜古者

按切史篇循文審校亦自理緒可尋諸家或未暇也故

譌漏尤多云○點煩所列皆檢章句最繚繞者為條總

十有四而摘遷史者乃居其九蓋舉正史首部以發凡

也太史公雜取國語世本國策之羣書而彙為一書疊

見復出古趣自流數墨尋行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疵

然劉氏之前論之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皮曰一人之

身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



切磋商之固不必為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補按史記內所

摘三王世家一節劉氏施點固允而辨類却疎何也事

係當日現件安得預撰世家其時漢初作誥錄卷式一

宗可備禮書一歎當云題目誤爾何煩不

煩之去又張晏注以為篇亡褚補作也

史通通釋卷十五

孫元調變公按刊

史通通釋卷十六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族甥周復源禹曾

姪

燭暉啓東參釋

志學遜躬

外篇

雜說上第七。二

十五條

春秋

二條。舊本紀條大書直下然其中

連斷多舛非原文也今改用側注

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

未聞一脫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

聞字



弑其君壬於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  
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  
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論語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聖語森然斥弑者以名矣  
而春秋乃書人劉子摘之是也

稱君稱臣宣四左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

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

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其惡名取有漸也

齊人弑哀十四續六月齊人弑其君壬於舒州傳齊簡

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子我欲盡逐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子我在幄出遂入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

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即闕止我

案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

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

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國謂楚都謂郢惟取國名不稱都

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他例一何乖踳尋二傳

所載謂公穀所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本亦獨為謬歟謬

也誤

**按**此條糾左也不以入左傳條而以入春秋何也此事



左經與公穀經不同仍本經以為言也入楚入郢若此類讀書略去者何限可砥心麓者

釋經曰入左襄十三經夏取邾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地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

入陳衛鄭許左宣十一楚子入陳閔二狄入衛隱十宋人衛人入鄭隱十一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吳入書郢定四左氏經庚辰吳入郢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

二傳云入楚定四公羊經庚辰吳入楚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穀梁經庚辰吳入楚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

左氏傳 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舊譌作叱聒涕騰論備

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

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

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

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羨句入詠歌跌宕

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伴造化思涉鬼神

著述罕聞古今一行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

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



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按**此亦申左之餘也申左多論載事之合離此條乃論文字之工拙○衡二傳太軒輕失平

唯聒字本蜀都賦詳申左注彼篇舊作聒此又作叱聒並唯聒之譌也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

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作猶今俗文士謂鳥鳴

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一有又字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

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

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讜言者一無者字我如鮑莊子之智不如

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按**舊評謂葵猶衛足似詩家興趣黏皮帶骨則笨矣知幾此條誠不免是○知不如葵舌端浮佻無關垂訓劉氏如曰此非聖人語則入理矣



葵猶衛足

成十七齊慶克通於贅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

慶克而謂之夫人怒訴之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 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弒其君曷為加弒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

道義感神明固以通已方駕曾閔連蹤丁蘭郭巨苟事親不

逮樂正便以弒逆加名斯亦一無亦字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

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

樂正行事無理輒書無理者假不於倫之意致使編次不倫比喻非

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按弒與孝是善惡兩盡頭處故以擬失其倫怪之

許止弒昭十九公羊止進藥而藥殺曷為加弒焉爾譏

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丁郭黃補注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氏族箋釋郭巨林縣

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分母之食盍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

俱出門人曝書亭考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商授

弟子公羊高鄭康成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按何休亦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案齊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一脫食肉斯

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繪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

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殽

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

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

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惟與左氏有乖

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按**土物貴賤詎云一概然辯亦釋矣且又無謂史通往

往有此若晉陽無竹之類

**上客中客**陳氏學圃憲蘇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

**食魚殽**宣六公羊趙盾朝而出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

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殽勇

士曰嘻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殽是子之儉也君使我

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

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

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誤作王殺季歷共伯名和此四字一本



在文丁鄭桓公厲王之子句有誤厲王疑本作宣王則與經典所載乖

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璅語即乘之流

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

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

史一作實矣謂左書晉事是他國傳聞而嗚呼向若二書不

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聾瞽無由覺悟也嗚呼已下二

諸本多作細書郭本作大書詳嗚呼字非注體起法姑從郭本

按此亦疑古之餘也贅尾數語尤為害理觀本傳其子

彙嘗以汲冢諸書皆後人追脩非當時正史特著外傳

以判之意亦不直其父說與○雜說中凡此類皆出成

卷書之前蓋其平日觀書隨手籍記之所存也若已作

疑古篇後豈復綴此耶唐人遺集蕪章類句迭見錯出

不自割棄多似此

共伯名和共和見稱謂篇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

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

鄭桓厲王子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

鄭而史通之述紀年亦作厲王子則與舊典正同不得

云乖刺矣今考竹書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

父命居洛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



云云是紀年之書王子在宣王之年而名又不同封又在幽王世故劉氏與諸異聞連舉而以紀年之文為桓是宣子然則厲字之本作宣字無疑也

朱羆內外傳黃能黃熊事已見書事篇今朱羆事云在晉春秋王訓故引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羆而疾

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于淮淵其色赤其狀羆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

而疾間按晉春秋即瑣語中篇名非二書也見卷首春秋家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

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謂逸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獨未

見左氏內傳故云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

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一作是也

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

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

今此處有脫字當然諸本并脫則知一有史公亦同其失矣斯

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舊本此下連孟堅又

云非是

按或疑此為八條之序此中不應有序例也知幾服膺

左氏內傳惜司馬之未見故首條及之○所云亦略見

採撰篇



所採多小書按困學紀聞亦取此條之說而申之以晁

喬傳亦云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

竟為豔體然則子元之言非無據也又按唐書房

曹干孫檀隋經籍志晉紀十卷晉前將軍詔議曹嘉之

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又續

稱其勤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一作其善叙事釋本

皆論叙事法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

甚也舊本此處史記鄧通傳云文舊脫帝崩景帝立向若

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釋摘論叙諸本此下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

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一脫召問其所長

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

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釋摘論叙案遷之

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釋應轉一本

連下按此亦簡晦點煩餘論。凡章節離立各有定分即如

此條所言皆屬叙事而首尾呼應復有劉揚句眼其為

片段較然明白諸本此斷彼連當開反合皆所謂隙中

外



觀闕者也

向雄皆服

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文帝崩景帝立

佞幸鄧通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

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喾吃之文帝使喾癰喾癰

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按此事連觀太子已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

其本書

原注謂管子晏子也

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

行於講肆列於學官

俗為作宮

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

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

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論語從何處節採劉子能見其大至史公之傳管晏

論其軼事意固別有感也然以史法繩之畢竟劉言為

正

列於學官

北平評作史記時論語未嘗行於講肆列於學官按漢書藝文志古論語二十一篇齊二

十二篇魯二十篇其總論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

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葢壁之前矣即以孔子世家驗

之所採略具而如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再按唐書薛放云漢時論語首列學官更當有也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  
可以一介標末此二字一作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一無之文

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按此段人多誤會細按之非怪儒林循吏之絀四賢乃

嗤子長之以貨殖累端木也蓋為范白猗卓之間闕及

聖門弟子而發兩層文勢側注而先以德不稱力比例

引端意可知已。後閱王厚齋考史已得此解

孔子翹關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貨殖

按史記貨殖列傳卷在六十九次當末篇亦意

司馬遷自

一無自字

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綆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

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綆者乍似同陵陷沒

以一作遂

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

一作陷

獲罪於國遂令讀者

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

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按子長以別簡白罪由懼史體之褻也子元即以報書



攻自叙識史筆之率也作書讀書各白不苟學者兩有所取法焉○七年而遭句若刊云七年而以訟李陵獲罪則事由便明

與任安書

漢書遷本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自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按本傳皆採錄史公自序特於傳末增此一篇故史通表出之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

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

一少

修撰也廣招俊客

比跡春陵

此頂招客說下陵一作秋誤

共集異聞擬書荀孟

此句纔說成書

思

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

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

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

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按從發憤著書得間此條開宋人說部家言

不韋

見六家春秋家

春陵

謂春申信陵也班固西都賦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虞卿

亦見春秋家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言臧堅抉死此閹官

一作宦史記漢書並作閹官

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

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

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按此亦惜史公不見左傳之一證

郭最

左襄十八晉伐齊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注奄人殿師所以為辱

臧堅

左襄十七齊高厚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土以代抉其傷而死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釋

已上並魏世家贊語

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

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釋

起論四句

蓋晉之獲也由

夷吾之復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

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調父之違子家釋

對敗而言歷舉敗象為例就舉

例中先徵人事為言

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

久銘其說屢弧箕服彰於宣厲

据傳在宣王時

之年徵褰與襦顯



自文武

舊作

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

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釋

將氣數納入人事中

苟推此理而言則

亡國之君他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

舊衍責字

者哉釋

兜合夫

夫

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釋

翻轉對微

蓋媯後之為

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

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鶯鶯鳴於岐山劉姓之

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釋

徵興運則先徵氣數與前局順逆相乘

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

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釋

推人事為氣數主

必如

一有太字

史公之

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

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

不其惑乎釋

一作其不

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

如魚豢魏略議

舊脫

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

原注魚豢魏略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而

上徹是為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

教不設而淫濫首施或述江左陳氏之亡

原注虞世南帝王

略論曰永定

元取族滅殆天意也

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

年諒知冥數

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釋

末復引類

外

史通通釋卷下



按不信機祥是知幾識高處勝五行錯誤諸篇○諸雜說中當推此條為最論既入理文復成章合作可誦

敗晉於韓左僖八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

畀秦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又十三晉荐饑秦

輸粟於晉十四秦饑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弗聽十五秦伯伐晉晉侯卜右慶鄭吉

弗使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亡秦者胡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

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槃弧箕服周宣王時童謠國語文也見書事篇蓋述

徵蹇與襦昭二十五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

月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

之政之自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

慝作君必悔之弗聽孟氏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按文武之世史記作文成之世賈逵注魯文公成公

也但二公非接世者宜以左傳為正

媯後莫京莊二十二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莫之與京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

畢萬必大閔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

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水滸鷺鷥詩大雅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外傳



中陽蛟龍

漢高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劉媪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略議

魚豢魏略見題目篇其曰魏略議者猶史漢之論贊體也舊本無議字蓋脫文也按三國裴注

亦有引魏略議之文

帝王論

唐藝文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宋中興書川唐貞觀間太子中書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

吳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已上皆贊語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

譌

各作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

茵上或皆

一作駢非

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

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

此三句參用疏語志內無公

御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一作積有數年○已

由

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娉游烏

鳥舊作

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

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

相矛盾者矣

按贊與志殊體有婉辭有實錄固不相妨然嘗因是有



警焉臨朝所接異彼私奴色莊者流時聞隨行推之而讓千乘者勃谿於豆羹逃空谷者櫻情於好爵皆其類也故君子慎之

魚服

張衡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注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

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尊而從於民臣恐有豫且之患

鳥集

按國策有鳥集鳥飛之文而此處則用鳥集為合荀悅漢紀成帝鴻嘉二年上好微行谷永言與小

人晨夕相隨鳥集醉飽吏民之家正指本事也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一作寸之中

雁行有叙使讀

一行書字

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

快也

釋

此統言之也凡表皆然不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黏史記獨人表為無當耳

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

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蓋人

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

終於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

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右

右一脫

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

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釋

所言



體狀大似鍾嶸書品設言改  
為此格差勝然亦假立之辭

按古今人表之贅而為酌以志名例以地理就格言格  
云爾非質言也如前者載言一篇及書志篇人形方言  
等論拈死句者胥失之。節首表體一段與表歷篇異  
議彼按已論之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按其事  
則一有可得而言案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  
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作路字用出不由戶未之聞也  
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

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釋已上言陸

所据然事語往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去都留信

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曾無弛

張一作書靜言思之深所未了釋謂前所云云從陸從馬

無更張按班之襲馬實多有太因仍者即如後條所論司馬遷

傳可見已至韓王信云云乃子元誤非孟堅誤也後注

辯之

由徑由戶列子說符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



酈生初謁按史記本傳初叙沛公略地陳留郊及酈生

洗足生長捐激沛公語次叙沛公罵生豎儒生責沛公

倨見長者語次乃叙沛公輟洗攝衣延坐事至卷末朱

建附傳之後復取陸賈所叙酈生入謁事并載

之與前文迥別同事異詞即於一卷中見之

歌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乃大驚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

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贈級尚安所施容齋三筆

陸賈書當時事多與史不合師古屢辯

之楚漢春秋今不復見按李條辯語闕

韓王信舊注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

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放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

傳云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作申徒者司徒之聲轉

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

王信師古注誤按師古一誤沿及史通然放言亦欠了

了詳史漢留侯世家傳韓王信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

徒或作韓司徒或作韓申都字雖轉實一官乃項梁授

張良之官與兩韓王無干也諸人迷本而盲猜其失直

鈞再韓王信當時直謂韓信賈誼云淮陰侯王楚韓信

王韓文且疊見舉封舉名轉用之此切据也滕灌傳可

推而概已又按史記凡其人以官封者即以其所著

名篇如蕭相國留侯絳侯之屬皆是此在藏山之書原

無不可班氏奉詔勒為國史既皆以名著而萬石君是

獨留口號亦失檢也至若郊祀之襲封禪

司馬遷貨殖等傳之悉仍舊文更非體矣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

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一有者

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

雜說上

外

祥隆

山

山

山

山

山



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一脫宜云遷字子長馮翊

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此句傳後本有

之因論銓叙全法故兼及之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一本連下馬卿條

按此條與下二條可分為三可合為一

大忘墨生前已有此語鬻子文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

氏仍舊曾無改奪一作尋一無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

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

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按合兩條其序曰其自叙如此觀之可得纂狀為文之

體廬陵碑版多用之。困學紀聞云史通云相如以自

叙為傳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叙意者相如集載本

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歟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

馬卿自叙更可取隋劉炫語參之見序傳篇注

文園相如本傳相如從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云云拜為孝文園令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一作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一脫此四字司馬遷揚雄傳

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脫略者謂脫去其自



叙如此 故世莫之知

按東方傳之為自叙更無考序傳篇亦未之及。北平本譏脫略亡攷等語以為見小不考洞冥記者噫亦失考矣雜述篇云郭子橫之洞冥全構虛詞用驚愚俗其言侃侃顧意其為未見而小之邪史通凡王喬左慈輩皆斥其不經洞冥荒誕之尤者也紫海丹漿大雅不道夏侯孝若序東方像贊曰談者以先生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蓋昔人掃棄久矣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賢舊誤作孟德業稍多漢書

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疑唐本漢書以玄成名篇

以韋賢孟誤冠首並其失也

所論論篇題也蘇建子武韋賢子玄成並父子

父之事簡子之事煩二傳亦同如此則宜一例

今乃蘇傳以建名篇韋傳則以玄成名篇傳同

故為此論。或策之曰子未見漢書耶漢書明是

賢傳子何據而言若是曰據史通是節也節之文曰

蘇傳以建標名韋篇不以賢冠首故知題是玄成也古

人詩集文集篇題一本作某一本作某者不可悉數史



傳何獨無之唐代未行版本隨手寫錄流傳各異子元適見是本耳曰是則然矣其不曰父賢而曰父孟有說乎曰誤耳自孟至賢五世故曰其先韋孟家子元非懵豈未見之此又後人塗竄之咎也

蘇建

按本傳蘇建杜陵人也呂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云云傳止八十三字故曰行事甚寡

按本傳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

篤志

於學兼通禮尚書臣詩教授號稱鄒魯大

宗廟賜關內侯食邑云云傳凡一百七十八

業稍多至其述孟之文止是傳前原世系之

行不過二十字而已安得云稍多乎至所列

附中之附無疑矣

羽賊

一作弒

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

仰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

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人理

一少理字

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按此與孝成帝一條相似然贊是史論賦祇言懷固非

一概

于公高門

于定國傳定國字曼倩謚安侯父子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子公謂曰少高大門閭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母掃地

酷吏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按荀紀于嚴二句本時人語

式幽通

漢書叙傳固弱冠而孤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注陳吉凶性命遂明已之志

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一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

亦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

主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

言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

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馬遷舊

遷固後人因易地句竄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

易耳反使上下不相顧辭有踰班氏恐當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按此即內篇煩省之說而其下語則煩省篇較平允以

此見雜說諸條非一時所作亦非作正書了纔作雜說

隨觸隨書或先或後故異時所見有合有離觀者平心

循理而進退之則得矣。此條合馬班言之故附分論

史漢之後



張輔字世偉見鑿識煩省二篇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歿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

書共編者蓋序傳之恒或作常例者耳釋言在班氏書述之則是荀悅

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釋在荀氏紀越收

非之則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

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按兩漢之交凡所論著為新莽作者前紀收之可也為

隗囂作即與先漢不相及矣若叙傳家追稱厥考則雖

事關來代而鉅製必登論撰先美禮所尚也此種鈎畫

明哲諦當珥筆者其知所取衷哉。此乃糾荀悅漢紀也觀已上二條知前所標漢諸史三字渾成該舉委是原文至其下所記條數決非初數耳

彪論列末篇荀悅漢紀第三十卷之末云王莽既敗天下

馬彪即成帝婕妤好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

天下分裂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

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云囂曰愚人習識劉氏而謂

漢家重興疏矣彪感其論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

論以救時難賓戲幽通按漢書叙傳叙父彪載王命論固自叙載答



